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
著作单行本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



人民出版社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责任编辑：刘江波

装帧设计：汪莹

版式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杜凤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
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

ISBN 978-7-01-017001-5

I. ①共… II. ①列… ②中… III. ①马列著作-马克思主义 IV. ①A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9742号

书 名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GONGCHANZHUYI YUNDONG ZHONG DE ZUOPAI YOUZHIBING

编 译 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邮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27毫米 1/16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120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册

书 号 ISBN 978-7-01-017001-5

定 价 28.00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编辑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典,是学习、研究、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文献。为了适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推进的形势,满足广大读者多层次的需求,我们总结了迄今为止的编译经验,考察了国内外出版的有关读物,吸收了理论界提出的宝贵建议,精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重要著述,编成《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

文库辑录的文献分为三个系列:一是著作单行本,收录经典作家撰写的独立成书的重要著作;二是专题选编本,收录经典作家集中论述有关问题的短篇著作和论著节选;三是要论摘编本,辑录经典作家对有关专题的论述,按逻辑结构进行编排。

文库编辑工作遵循面向实践、贴近群众的原则,力求在时代特色、学术质量、编排设计方面体现新的水准。

本系列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的著作单行本,主要收录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基本著作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同时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不同时期为这些著作撰写的序言、导言或跋。有些重点著作还增设附录,收入对理解和研究经典著作正文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和史料。列入著作单行本系列的文献一般都是全文刊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以及列宁的《哲学笔记》等篇幅较大的著作采用节选形式。

著作单行本系列所收的文献均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最新版本的译文,以确保经典著作译文的统一性和准确性。自1995年起,由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陆续问世,迄今已出版24卷;从2004年起,我们又先后编译并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著作单行本系列收录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采用了上述最新版本的译文,对未收入上述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我们按照最新版本的编译标准进行了审核和修订;列宁著作则采用由我局编译的《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二版增订版和《列宁选集》第三版修订版译文。

著作单行本系列采用统一的编辑体例。每本书正文前面均刊有《编者引言》,简要地综述相关著作的时代背景、理论观点和历史地位,帮助读者理解原著、把握要义;同时概括地介绍相关著作写作和流传情况以及中文译本的编译出版情况,供读者参考。正文后面均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以便于读者查考和检索。

著作单行本系列的技术规格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和《列宁全集》第二版的相关规定。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引文中的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加的;未

注明“编者注”的脚注,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注;人名索引的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引文里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 〕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在列宁著作中,凡注明“俄文版编者注”的脚注都是指《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编者加的注,人名索引中的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印的是相关人物的真实姓名,未加黑体的则是笔名、别名、曾用名或绰号。此外,列宁著作标题下括号内的日期是编者加的;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2014年6月

编者引言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重要著作。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以后,在欧美很多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新的发展。然而有些新成立的共产党虽然具有革命热情,但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没有很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表现出“左”的错误倾向:一些“左派”共产党人否认党的集中领导和铁的纪律,不愿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来争取和引导广大的群众,拒绝到反动工会中去开展革命工作,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进行合法斗争,否定在复杂的形势下采取灵活斗争策略的必要性,反对同其他党派实行任何必要的妥协,等等。为了帮助他们认识和纠正错误,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8月)召

开前夕撰写了这部著作。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首先阐明了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他说：“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具有国际意义的是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见本书第3页）他在这部著作中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迫切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向各国共产党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指导它们结合本国实际学习和运用布尔什维主义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策略原则。

列宁论述了布尔什维克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这就是：它有着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得到了整个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严格的纪律能够维持并不断加强，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见本书第7页）。布尔什维主义之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产生的，俄国革命者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见本书第8页）。

列宁回顾了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革命几个主要阶段的特点，总结了布尔什维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领导俄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出它善于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交替运用各种不同的斗争手段和斗争形式，为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作了谨慎的、周到的、细致的和长期的准备。列宁阐明了布尔什维主义发展

壮大的战斗历程,指出布尔什维主义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机会主义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成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列宁着重剖析了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另一个敌人,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的”(见本书第14页)。他联系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在工人运动中的种种表现,着重分析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及其根源。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曲解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制造“群众”和“领袖”、政党和阶级的对立。列宁针对他们的这种错误观点,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明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见本书第23页)。列宁批判了“左派”共产党人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的严重危害就在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纵容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这样必然会断送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列宁着重论述了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对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

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见本书第26—27页)

列宁针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到反动工会中去开展争取群众的工作、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进行合法斗争的错误言行,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工会和议会的基本原则。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成立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大进步,实现了初步阶级联合,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工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动色彩,还出现了“工人贵族”。“左派”共产党人以此为借口拒绝参加反动工会,“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影响。”(见本书第35页)共产党人应当做到“**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同上)“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见本书第36页)

列宁批驳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认为议会制斗争形式已经过时、应当坚决拒绝的错误主张,指出:“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水平不高的、备受压抑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见本书第41页)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不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的议会活动”(见本书第81页),应当在资

产阶级议会内部进行长期的、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斗争,揭露、消除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对工人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的影响;应当“在反动议会内建立一个由坚定、忠诚、英勇的共产党人组成的优秀的议会党团”(见本书第47页)。“左派”共产党人妄想“‘跳过’利用反动议会来达到革命目的这个难关,那是十足的孩子气”(同上)。

列宁还驳斥了“左派”共产党人无视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斗争的复杂性,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笼统否定一切妥协的错误观点,指出:应当分清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一种是基于对客观条件的科学分析而作出的必要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工人阶级对革命的忠诚;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威逼利诱,出卖工人阶级革命事业。列宁指出,对于危害革命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妥协,要善于识别并竭尽全力予以揭露,但不要以为,“只要一承认容许**妥协**,就会抹杀机会主义(我们正同它并且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界限”(见本书第51页)。他强调,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在恪守基本原则、坚持革命方向的前提下,可以对其他政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必要的通融和妥协;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见本书第77页),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利益上的矛盾和裂痕,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见本书第53页)。

列宁告诫共产党人要正确地对待错误。他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见本书第39—40页）

列宁对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人寄予厚望，并给他们指明今后斗争方向。列宁希望各国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要考虑到同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的斗争这个主要的基本任务，又要考虑到这一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而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要认识到，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政策的统一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和民族差别，而是要求针对这种多样性和民族差别，正确地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使之适应于各国、各民族的具体情况。他强调指出：“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见本书第75页）他告诫各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还要善于引导广大群众。他说：“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同上）他还指出，革命形势错综复杂，

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和一切斗争手段,善于把不合法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一切国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要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见本书第84页)。

列宁的这部著作于1920年4月27日脱稿,5月5日手稿发到国家出版社彼得格勒分社。5月9日,一校样发回莫斯科。5月23日,列宁将5月12日写完的本书增补部分连同经他校阅过的校样一起发往彼得格勒。6月12日本书俄文本出版,接着法文本和英文本也几乎同时于7月在俄国出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本书分发给了代表大会全体代表。1920年下半年,本书的德、英、法、意译本分别在柏林、汉堡、伦敦、纽约、巴黎和米兰出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手稿上有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通俗讲话的尝试”和一段讽刺性献词:“谨将此小册子献给最可敬的劳合-乔治先生,以对其1920年3月18日所作的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至少是对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极有教益的演说表示谢忱。”但是,列宁亲自校阅过的该书第一版,以及根据这一版刊印的其他各种单行本和全集本都删去了这个副标题和献词,只有《列宁全集》俄文第二、三版刊印过这个副标题和献词。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最早由子云摘译了第十节《几点结论》,以《列宁主义的革命战术》为题连载于1926年1月16、23日上海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10、111期上。1936年6月,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46年7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8卷收入由张仲实根据俄文原文和英文译本重新校阅的版本,中共中央把这部著作列为

“干部必读”书目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这部著作由中央编译局重新翻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10月出版的《列宁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书摘录了这部著作的第一、七、十节。后来中央编译局对译文作了多次修订,全文收入《列宁全集》第1版第31卷、第2版第39卷、第2版增订版第39卷和《列宁选集》第1版第4卷;节选收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版第4卷、第3版修订版第4卷和《列宁专题文集》中的《论无产阶级政党》卷。

本书采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的译文。

目 录

编者引言.....	1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	
一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3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5
三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8
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 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13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 的相互关系	21
六 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	28
七 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38
八 不作任何妥协吗?	48
九 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60

十 几点结论 72

增补 87

一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87

二 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89

三 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92

四 由正确的前提作出的错误结论 93

五 98

怀恩科普的来信 98

注释..... 101

人名索引..... 126

插 图

1920 年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封面 2—3

1927—1949 年我国出版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
幼稚病》一书的部分版本 98—99